



世界经典名著

美洲国家短篇小说选

(十一)

郭一平 译

张立虎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智利〕迪埃戈·穆纽斯	
亲爱的乐师	员
〔乌拉圭〕奥内蒂	
假梦真戏	源
〔乌拉圭〕哈·德·比亚纳	
怪人	猿
〔乌拉圭〕奥·基罗加	
爱情的季节	獭
〔乌拉圭〕胡·伊瓦沃罗	
还债	缘
〔巴拉圭〕罗亚·巴斯托斯	
重逢后的悲剧	远
〔巴西〕马·德·阿西斯	
圣诞子时弥撒	怨
〔巴西〕胡·洛·德·阿尔梅达	
独眼女人	愿
〔巴西〕戈·兰赫尔	
一个在这儿，一个在那儿	怨
〔巴西〕马·德·安德拉德	
尼西娅和她的使女	员
〔巴西〕卡·德·德·安德拉德	
花儿，电话，姑娘	猿

〔巴西〕若·亚马多	
波西翁库拉讲的故事	员怨
〔巴西〕克·利斯佩克托尔	
家庭关系	员园
〔巴西〕利·法·特列斯	
绿色舞会之前	员怨
〔阿根廷〕胡·曼·戈里蒂	
一只黑手套	员员
〔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	
结局	员缘
〔阿根廷〕比·卡萨雷斯	
加忆保利娜	员怨
〔阿根廷〕胡利奥·科塔萨尔	
被侵占的住宅	员苑
〔阿〕博尔赫斯	
另一位	员猿
圆形废墟	员猿
〔阿〕科塔萨尔	
美西螈	员怨
〔危〕阿斯图里亚斯	
纹身女	员苑
〔洪〕卡·拉腊	
疟疾	员园

亲爱的乐师

〔智利〕迪埃戈·穆纽斯

小乐队已经演奏了无数首乐曲，酒吧中的顾客们的兴致愈来愈高。每到晚上才有精神的男人和爱笑的女人相聚在这里。女人们，有时候大笑一阵，接下来又吸起烟来，将大口大口的洁白的烟雾吐往空中。

在一张桌子上，有一个商店收款员，腋下夹着个大钱袋，酒喝得分外多，分外痛快，好像头脑已经发昏了。他早已忘记了他的模范职员的责任，将女人和孩子们都抛在了脑后。他们可能正心惊胆战地留在远方的小房子里呢。

可是这儿的景象是那样迷人。大家兴高采烈，极其热烈地喝着一升升的啤酒。每位侍者都是那么彬彬有礼，热情周到。另外，乐队常常只休息几分钟，接着又演奏起迷人的曲调。

忽然，喝得微醉的乐队指挥从他的位子上站起来，高声说道：

“先生们，现在演奏莫尔维乐师的《古曲》。”并且指了指拉大提琴的乐手，各位都知道，这首曲子是伴随着歌唱的，先生们！……”

男人和女人们热烈地鼓起掌来，有的还在座位上面动了动，坐得更舒适些，大家好像在等待什么奇迹出现一样，所以当乐队指挥一挥动指挥棒，每个人全都兴致勃勃地与邻座

— 员 —



开始交谈。

钢琴刚一演奏，两把小提琴和一架手风琴就跟随奏起来。最后是何塞·莫尔维乐师，他低下头，似乎要将头放在乐器上，开始用大提琴奏出几个低沉的音符，声调又欢快又悲伤，深深打动了每位顾客的心灵。

何塞·莫尔维是一个成熟的人，体态有些发胖，脸孔宽阔，刮得非常干净。他的秃顶在明亮的灯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一只肥大的手指按在琴弦上面忽上忽下，另一个手来回拉着弓子，脸上带着特别和蔼的表情。突然他抬起头来，发出一个明确信号。于是许多顾客开始了欢快的合唱。不会唱这首歌的男人和女人们也渐渐地跟着哼起来。乐队的伴奏很快就结束了，只留下众人的有力、欢快、坚定、整齐的合唱声在空中回荡，与此同时，何塞·莫尔维用右手指弹着大提琴，让弓子奇异地跳动着。

肥胖的乐师这时候带着憨厚的孩子一样的表情微笑着。他那刮得很仔细的宽阔的面孔上焕发出来的幸福神情，是让人激动的。好像他在陶醉地欣赏着远方的一幅悦目的影象。他的手指在琴弦上运动得越来越有力，酒吧里的顾客们也提高了声音，高唱着何塞·莫尔维乐师的《古曲》。可是，合唱总是要结束的；歌曲唱完，乐队又由头演奏，曲调又悲伤又欢乐，深深地打动着顾客们的心灵。于是，何塞·莫尔维乐师又带着痛苦的神情将头抵在乐器上，弓子也重新开始，在琴弦上面拉起来。结束的时候，老酒吧里的全体顾客热烈鼓掌，好像一大群发疯的、展翅待飞的鸽子。

钢琴家理了理头发，虽然已经笑得合不拢嘴，还是体现出几分认真的，不可缺少的，却是不应该有的骄傲神态。至

— 圆 —



于莫尔维乐师，却只是手扶大提琴，憨厚地——并且有一些腼腆地——笑着，轻轻地弯腰鞠着躬，让光亮的秃顶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每一张桌上的顾客都招呼他，因为所有的顾客都想同亲爱的乐师干一杯。

何塞·莫尔维小心地抓起他的大提琴，将它立在墙边，然后向一张桌子走过去。

“干杯，乐师！”人们祝贺他说。

“干杯，先生们。谢谢！”他接过顾客热情敬他的酒杯。

就这样，莫尔维乐师从一张桌来到另一张桌，在每张桌子前都喝几口冰镇啤酒，并且感谢着人们的热情和言语与祝贺。何塞·莫尔维点上一支烟，谦虚地说上几句话。

“喂，乐师，你什么时候做的这首曲子？”

“噢，很久了！”他淡淡地回答，接着转身要走。“请原谅，先生们，谢谢。”

他走向另一张桌，那儿的顾客还大声地呼唤他，等待他。他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

那个商店收款员喝得酩酊大醉，昏头昏脑。这时候从座位上吃力地站起来，将乐师拉到他的桌边。别的职员正围着那张桌子老老实实在地娱乐。

乐师就这样度过他的时光，每天晚上都到凌晨三点钟。到这个时刻，钢琴家总是头发蓬乱，懒洋洋地将乐谱胡乱放进一只旧胶皮袋子里。

何塞·莫尔维乐师却不一样，他像抹油脂似地搓着两手，小心谨慎地将大提琴装进套子，抓着把柄，走出酒吧间。在离开之前，照例来到柜台前，买一些冷肉、面包和一瓶酒。

这一次，街上迟睡的人非常多。一盏盏路灯一条线似的



伸展开去，消失在远方。何塞·莫尔维一手拎着沉重的大提琴，一手抓着一瓶皮斯科，开始走过几个街区向他的住所走过去。

他来到一座破旧的大门，进入光线暗淡的门廊，踏上通向高高的楼屋的阶梯。爬到第三层的二十三号门前。就像平常一样，房间里亮着灯。

他小心地打开门，准备跟每天晚上一样开一个玩笑。

“阿利娜，”他喊道，“阿利娜在哪里？”

他不想向阿利娜待的地方看，因为他每次回家总是这么做的。他好不容易才掩饰住脸上难以抑制的笑容。阿利娜一定躲在他刚刚打开的门后边。随时她都会忽然发出一阵大笑声，跑进他的怀里来；或是悄悄地走过来，用双手蒙住他的眼睛。

“阿利娜？”乐师又怀着纯洁的快乐心情喊道。

阿利娜或许已经在他的身后了，他觉得好像有一股暖流从背后吹来。或许这时候她正抬起手臂来捂他的眼睛了。于是他想乘机开个玩笑。他猛地一转身，大喊了一声，随之笑起来，但是没有笑完。原来阿利娜不在身后。啊，她太顽皮啦！……她必定还藏在门后面，用双手捂着嘴巴，尽力克制着大笑，并像捉迷藏的孩子似地全身缩作一团。

何塞·莫尔维将大提琴放在床上，轻轻地向那扇门走过去，把酒瓶伸到门后去捅她，好使她最后认输。可是，仍然没有动静。他果断地往前走了一步，向门后看了看。门后没有人。

何塞·莫尔维不由吃了一惊。然后惶惶不安地往床底下、衣柜后、衣箱里，甚至放在桌上的一只小匣里面看了看。哪

— 源 —



儿也没有。手里的酒瓶颓然地掉在了床上。

迟疑了一会儿，信心又重新返回到何塞·莫尔维的心上来了。突然，他似乎完全明白了。

噢，她与所有的人一样，也是一个生灵。

他出了房间，经过走廊朝同一层的最后一个房间走去；可是，阿利娜也没在那里。

他带着痛苦悲哀的神情，绝望地走了回来。

他进了房间，重新一处不漏地查找了房内的所有角落；他低声喊着，甚至察看了天花板，以为妻子可能藏在那里。对一个疯子来说，什么样的荒唐念头都可能产生的。

然而，希望有时候会和钢铁一样冷酷。何塞·莫尔维想：阿利娜可能在邻近的餐厅里，到那儿买什么东西了。实际上，这样的事情是可能的；由于已经有过好几次。

这使他有了充分的理由感觉高兴。他将大提琴小心地拿起来，放到平常搁置的角落里，他做这些事情，就好像一位母亲可能做的那样。这种事情，对一个已经成年的、秃顶而肥胖的人而言，是可笑的，甚至是痛苦的；可是爱情已经令何塞·莫尔维陷入一种悲哀的境地。

干完这一切，他走出房间，下楼来到了门廊，开了街门。现在是早晨四点钟。街上还没有人。街角上面有几扇窗子闪着光，那是一家餐厅。何塞·莫尔维迈着欢快的步子朝那儿走去。他推开玻璃门，怀着又焦急又自信的心情望了望。一张桌上有三个人在喝酒。老板几乎要睡着了，可是他一听到门被推开，便抬起了头。

“喂，乐师，晚上好。”

“阿利娜……”乐师说，没有回答老板的询问。

— 缘 —



“今天这里她没来这儿。”

他随即带着难以形容的神情望了望自己周围，稀里糊涂地要了一瓶酒，咕咕哝哝说了几句话，老板并没有听懂，并且懂不懂也毫无关系。

之后，乐师出了餐厅，一只手拿着酒瓶，双肩瑟缩着，两眼不知道往哪儿看好。不一会儿工夫，他就返回到自己的房间了。

他已经没有心情再开玩笑，只是痛苦地弯下腰去，朝床底下看了看；这一次，他女人还是不在。这里他的最后一丝希望；至此为止，一切应该永远终结了。他产生了这样的预感。

自这一刻儿起，何塞·莫尔维便失去了他的良知的平衡。他的面容完全变了。简直就像突然老了十岁。

不用费事拿杯子了，瓶子还在手里，他拿起酒瓶往嘴里倒起来。这时，他已经成为一个机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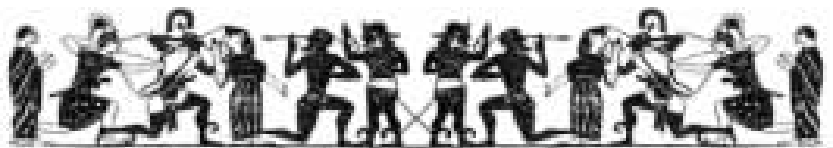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他思考着。不连贯的思绪环绕着阿利娜。一件件琐碎的旧事忽然浮现出来，之后又为更细小的往事所取代。愚蠢的行为，毫不重要的想象。就在这个时候，他发觉地板上有一张不平常的纸。

他弯下腰拾起来，看了，两眼盯着笔画弯曲的、几乎是孩子的字体。

必须喝个够。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事，他的意识已经不清楚。如果突然有个人走进他的房间，他也不会察觉的。

当邻居的一只座钟打过清晨五点的时候，莫尔维乐师已经彻底醉了。他早把皮斯科酒瓶找开，一直麻木不仁地喝到无法说话为止，就像平常几经发生过的那样。

— 远 —



这时候，他极其吃力站起身，向放乐器的地方走过去。他打开琴套，拉了长长的一会儿；之后拿出折刀，笨拙地割断了琴弦。

他下如此荒唐的决心究竟想干什么呢？是的，这种行为是可以理解的，是完全麻木的。

他切断了最后一根弦，走出去了。他不止一次差一些滚下楼梯，可是他终于到了街上。一只手里依然握着那只皮斯科酒瓶。

早晨八点钟，他仍在街上毫无目的地晃荡。新的一天的新鲜空气又令他恢复了神志；他望望这儿，又望望那儿，这才意识到他已经远远地离开了他的住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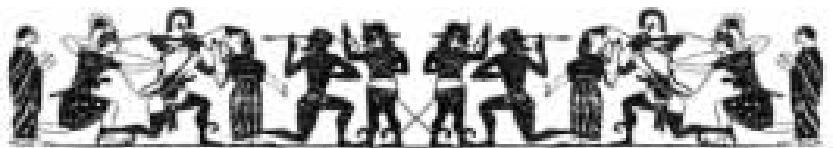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他向回走了。可是他先到路上碰到的第一家餐厅喝了几杯，才回家。

他走入房间，房间里没有人。电灯就像死人似地苍白无力。看了看被切断的大提琴的弦，就像人们看一个躺在当街的人似的。然后又出去了。这一次，或许永远不回来了。

这一天，他喝了一天与一晚上的酒，第二天和第三天又继续喝。他在一个酒吧里把头放在桌子上勉强睡了几分钟，如同是个马上就要被斩首的犯人。他什么也不想，也不乐意想；他仅有的愿望是彻底昏迷不醒，感觉自己在死去（如果可能的话），知道自己在死去，知道自己已经死了。这是他所期望的。

但是到了第三天，他没有钱了。他觉得饿，强烈地期望这样活下去：没有任何忧虑，永远不停地畅快地喝酒，偶尔吃些什么东西，尽管这也不是非常重要的事。

他必须到接近他家的餐厅去。那儿，人们都认识他。他



想吃什么喝什么，是不需要给钱的。

他跟老板打了招呼，要了一瓶酒。一会儿又要了一瓶，之后又要了第三瓶。最后睡着了。

老板将他叫醒的时候，已经到了晚上。

“怎么！”好心的老板说，“今天晚上你不去演奏了？”

“不，”何塞·莫尔维低声回答道，“我病了。”

老板哈哈笑了一阵，接下来又问：

“你怎么啦？”

“没什么，没什么。”何塞·莫尔维回答道，好像在另外一个遥远的世界上说话。“请再来一瓶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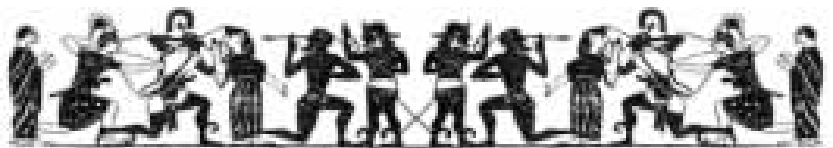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他要什么，老板就给他什么。何塞·莫尔维挣的钱多；他想要什么，是无法拒绝的。

到了早晨五点钟，老板又将他叫醒。到关门的时候了，何塞·莫尔维已经大醉，看了让人可怜。可是他还不想走，除非再给他一瓶酒。对于这一次要求，老板照样没有拒绝。

太阳出来的时候，乐师已经疲劳不堪，不会走路了。他感觉头脑僵硬，眼睛使劲睁也睁不开。他随时随地等待着死去。可是，到了午后，他还活着。但是和外部世界没有任何联系了。他什么都不感觉，什么都不想，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他还未死去，他意识到了死。

忽然，他听见一个遥远的熟悉的声音在叫他的名字。接着使出全身的力气，似乎模模糊糊看见一张熟悉的脸。可是这一切也许全都不是真的。他越来越不省人事了。有一人儿，他产生了一个模糊的想法：“感觉他被抛弃了；但是，他又听见有一个人在跟他说话。之后觉得被人用手臂抬了起来，之后又觉得轻轻地滚动了一下，最后的感觉是自己又干

— 愿 —



了一番几乎是痛苦的努力。终了，他忽然觉得安静异常，除了自己，什么也不知道了。

十五个小时之后他才醒来。他感到头疼难忍，尽管头上压着一只冰袋。他微微睁开眼睛，看到身旁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他又睡去了，可是闻到一股非常刺鼻的气味后又醒了。这股气味自他的鼻孔一直穿进他的内脏。这时候，他突然觉得意识清醒了，睁大了眼睛。钢琴家和他的房东正等在他旁边。他是在自己的房间里。他皱了皱眉，尽想了想，终于回忆起所发生的事情。当时他真的想死，起码要像个疯子似地喝个够。可是碰到了他的朋友。

他听到他朋友用平静的声音向他讲了许多深刻的道理；他听到他的朋友责备他，对他发着同情的叫喊；他听到他朋友的明智的忠告和各式各样的考虑。究竟出了什么事呢？为何不珍惜自己的事业呢？不吗，这可不对。在这样的年龄，这样下去才真正是可悲的。应该略微想一想，将事情看清楚，要冷静，要谨慎。这么下去的确是不严肃的。生命不能这么度过。我们穷人必须工作，由于这是挣饭吃的仅有手段。莫非你疯了吗？我们亲爱的乐师，何塞·莫尔维乐师发疯了吗？不，这么做太过分了；很简单，这么做是不可思议的。必须完全结束，回到需要你的岗位上去，由于每个人在世界上都有着自己的位置，何塞·莫尔维的位置在老酒吧间的小乐队里。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同一个声音在不断地重复着。

女人用平静的话附和着这一切，并且祈求着上帝；两眼望着天，啜泣着。

— 怨 —



何塞·莫尔维想了许久。他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热肉汤，肉汤非常咸，还有一小杯陈酒。之后吃了几个鸡蛋。他不敢正眼看陪伴他的人，觉得很羞愧，一种痛苦在深切地折磨着他。

最终，一切全都幸运地顺利地恢复正常了。他回答了几句话，下了两三项保证，请求让他起来。于是，钢琴家和女房东离去了他的房间。

何塞·莫尔维洗了脸。已经四天没刮脸了，面孔显现得尤其古怪。之后穿好衣服，打开门，呼唤着他的朋友。

“现在呢？”他不好意思地问道。

“现在，”他朋友回答道，“将大提琴的弦换上，我们出发。还有两个小时，看看还能不能演奏一会儿。你还得去理一下发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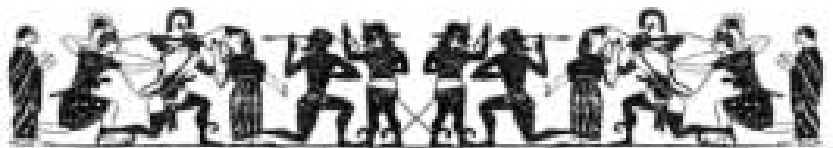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钢琴家自己说了一声“多粗暴！”之后，将新弦换到大提琴上，将提琴装进了套子。

“走吧！”他最终说。

两个人走出了房间。钢琴家右手拎着大提琴，左手挽着何塞·莫尔维的一只胳膊。女房东由衷地感觉心酸，站在楼梯顶上看着他们下楼。她一个手托着面颊，眼睛里闪着同情和不安的目光。

他们二人走进一家理发馆刮了脸，之后到一家餐饭吃了些东西。

晚上十点钟，他们跟平常一样进了酒吧间。大部分常来的顾客已经来到了。每张桌上的顾客都热情地向他们致意。钢琴家快乐而自豪地回答着；何塞·莫尔维只是含糊地微笑着，他清楚人们所以如此欢迎他，是由于自己是首席提琴



手。

他又一次来到这里，他回来了。但是，为什么呢？为了什么呢？……他的朋友的感人的言语又回响在他的孤独里，回响在他身体里仿佛不可穿过的墙壁之间。

和以前一样，何塞·莫尔维再一次把大提琴从套里取出来，放在两腿之间，朝提琴低下头，似乎把头靠在某个女人的怀中，困难地调着新弦。钢琴家按了一声“拉——”，留意地望了望他的朋友。大家调好乐器后，和往常一样，开始的信号一响，便一起奏起了动人的欢快的乐曲。

同样的生命再一次开始了。和从前一样，他又将和他的多年的伙伴们一起天天晚上演奏。他又再次把大提琴抱在怀里。一切又跟从前一样。上帝啊，这真是激动人心。

演奏终了的时候，每张桌子都邀请何塞·莫尔维，他走到每张桌前，默默地喝几口冰镇啤酒。

之后又接着演奏音乐节目。快天亮的时候，全部的顾客几乎都到了，这时候顾客向乐队发出一个坚决的要求。

“奏《古曲》！请奏《古曲》！”

于是已经有几分醉意的乐队指挥来到何塞·莫尔维眼前，对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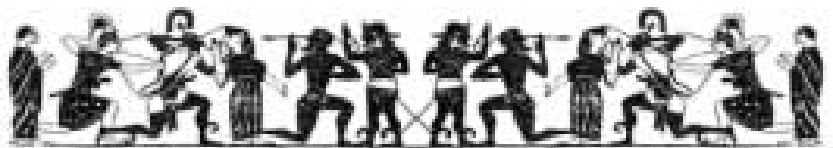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喂！……你听到吗？大家在要求呢。”

乐师一句话都没说，拿起弓子，将头低向大提琴，开始等待信号。

“先生们！”钢琴家喊道。“要奏《古曲》了。各位都知道，是伴随歌唱的，先生们！”

大家很热烈地鼓起掌来。乐队开始演奏了：钢琴领奏，之后是小提琴，最终是何塞·莫尔维的大提琴的低低的声音，

— 八 —



这声音又悲伤又欢乐，这一次深切地打动了大家的心灵。

肥胖的手顺着琴弦忽上忽下，琴弦在弓子的滑动下热情地抖动着。忽然，何塞·莫尔维抬起头来，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顾客们开始愉快地合唱起来，直到唱完他们应当唱的部分。最后，当奏完最后一个音符的时候，老酒吧间的全部顾客鼓起掌来，又一次像大群发疯的，展翅欲飞的鸽子。

这时候，何塞·莫尔维把大提琴在怀里抱了一阵子。在他一生中，这是第二次为他自己，只是为他，特别为他，演奏这支乐曲。

谁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再说，一个像他那样成熟的，肥胖而秃顶的人心中竟有两桩那么大，那么大的痛苦，谁又能够理解呢？

何塞·莫尔维抬起了头。眼睛像秃顶一样发着光。他小心翼翼地拿起大提琴，轻轻地把它放在墙边。然后走到一张桌前。

“干杯，亲爱的乐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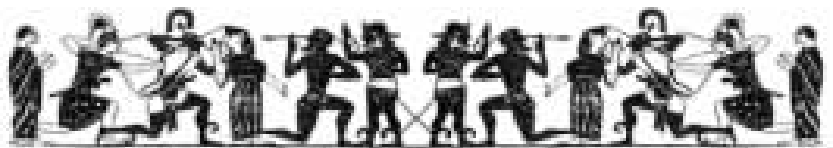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干杯，先生们！”他谦逊地回答。

大家高举起了冰镇啤酒杯子。

这个场面跟每天的情况完全一样，跟往日一样。第二天，何塞·莫尔维会仍然回老酒吧间来尽其乐队乐师的责任；第三天同样，以后每天都会一样。

阿丽娜再也没有回来。他一定要承受这一切痛苦。永远也没有人等着他带着冷肉和一瓶什么酒回家了。当他黎明时分到家的时候，房间里总是空落落的。

他只好把大提琴立在墙边，倒在床上。他永远不能入睡。每天晚上，酒吧间的客人总想拼命地鼓动那些鸽子的翅



膀，但是永远也不能起飞。

亲爱的乐师何塞·莫尔维的生命就这样地永远结束了。
可是我们还好像看见他怀着悲伤的热情演奏他的大提琴。



假梦真戏

〔乌拉圭〕奥内蒂

编笑话的是布拉内斯；他来到我的办公室——那是我有办公室的日子，逢到我事蹇命乖没在办公室时，那就到咖啡馆来——一来到办公室，他就站在地毯上，一只手握拳拄着写字台，衬衫上系着条色彩鲜艳的领带，上面别着金别针，方方正正的脑袋修整的很干净，一双乌黑的眼睛从来没法集中注意力，不消一分钟，眼皮便会耷拉下来，好像他总是昏昏欲睡，或者在回忆他生活中最纯真、最缠绵着恋的时候，当然，实际上他从来都没有过这种时刻。他脑袋上光光的，没有长什么能挡住墙上的照片和广告。他让我先说，然后才发起议论：“自然罗，您是因为上演《哈姆雷特》才破产的。”或者说：“是的，我们都明白，您总是为艺术而自我牺牲，不要是您疯狂地迷上《哈姆雷特》的话……”

这么多年，我老是亏本，有时偶然赚一点钱，我和上帝都清楚，下一个演出季节肯定要亏得精光；可我还是耐着性子应付那么一大帮倒霉家伙：剧作家、男女演员、戏院老板、报纸的评论家、亲戚、朋友，以及所有这些人的亲朋至爱。急得我光头冒汗，双手叉腰，哭笑不得，而且还得承受布拉内斯那种莫名其妙的嘲弄。

“是的，没错，就是您那种爱上《哈姆雷特》的疯劲才……”

— 员源 —

